

## 杨梅那些事

文祝美芬



图/艾米粒

一个地方，往往在你还没来得及了解它的人文历史之前，就通过某个契机与你偶然相遇了。所前，就是这样地方。

最初知道有所前这个地方，是在三十年前，那时我刚从师范学校毕业，分配到了萧山党湾中心小学教书。一次，有位先于我到此地任教的年轻男教师笑着告诉我们，他妈妈要来探望他，时间特意选在杨梅成熟季，到时候，她要拎两篮杨梅过来。在当时，很少听到有杨梅这样一种水果，我们生活在沙地，不太了解山上产出的各种水果。大家听此消息后，都跟他说，到时候别忘了共享，让我们也尝尝杨梅的味道。他说那当然。也就是那个时候，我才知道他家是在一个叫所前的地方，位于“上萧山”，离党湾这里很远。

一段时间过去，大家对杨梅这事已有些淡忘了。有天下班后，他突然提了一个杨梅篮过来请我们一起品尝。于是，大家带着一丝好奇品尝起来。杨梅的滋味有点甜又带点酸，我怕酸，因此尝了之后没留下多深的印象，只是见识了一种新鲜的水果而已。当时，他一边看着我们品尝，一边询问我们的体会，看到我们吃得眉头皱起来时他笑着说：“不是很酸？”大家点头称是。他说其实他家的杨梅还不算正宗，最正宗的要数杜家村的，那里的杨梅才叫好，吃起来要甜一些。今儿只是让我们尝尝杨梅的滋味而已。

第一次见到杨梅树，颠覆了我先前对它的认知。那是第一次与所前亲密相遇。2007年的一个夏日，正值杨梅成熟季，那天我因白天要去招生，无暇照顾年幼的女儿，便将她托付给了一位同事帮助照料。准备傍晚忙完工作后再去接她。不料，下班之时接到这位同事的一个电话，告知有朋友要去他老家所前采摘杨梅，于是他把我从未见过杨梅的女儿一并带过去了，让我如果有兴趣的话自己驱车过去。

所前，在我这个沙地人心中是很远的地方，况且我是个路盲，要开到这样一个毫无地理概念的地方是个挑战。但杨梅，尤其是杨梅树，对我来讲充满了新鲜感。在好奇心驱使下，我便鼓足勇气独自驱车去造访这个栽有杨梅树的所前。一路上，一边回忆同事告诉过的路线，一边慢慢摸索着开，还真被我找到了。记得其中一个到点的标志就是村头的那棵樟树，后来才得知女儿那天还学会了爬树，爬的就是这株百年老樟。

等我抵达，同事便带我们去山上看他家的几棵杨梅树。我当时纳闷了，“杨梅树长在山上？不是在地里？它不是很矮吗？”听到我这一问，同事哈哈一笑，说杨梅树长在山上，还很高，并不是我想得那般低矮。我脑海里拼命消化着他传递的信息，把自己一向想当然的想象切换成高大的植株形象，但还是难以想象。我们跟随着他路过他们村的一座山，沿途识别着各样我们不知但他全知的山间植物，听着他在介绍“这是桃树、这是杏树、这是李子树，这段时间李子也成熟了，等下可以采几个尝尝”。就这么一路带着新鲜劲儿走过去，不久便来到了他家的杨梅树前。他指着一棵高高的树对我说：“给你看看，这棵就是杨梅树！”我望过去，见到这么高大的一棵树竟然是杨梅树，心中很是震惊，与我之前想象的完全不一样啊！“这下你知道了吧！”同事打趣道。回去的一位朋友感叹说：“那杨梅采摘起来也不容易啊，你看这枝头多高！”同事说采摘高枝上的杨梅就得爬上去，也有人因此而摔下来摔伤了腰的。大家听后都唏嘘不已，以前都不知道杨梅的得来是如此不易。

那天，这棵杨梅树可摘的熟杨梅在上午已被摘下来装筐了，树上还挂着一些有点红但还差一点火候的杨梅，为了体验采摘之乐，我采了两颗，女儿则由同事抱起来也去采了一颗，大家都很激动。过了看杨梅树、采摘杨梅之瘾后，我们便尽兴而返。天色已晚，便在他家用了晚餐。他父母硬要送给我们杨梅与红心李子。我们满载而归。那天晚饭时，我发现同事父亲讲话自始至终，都十分积极乐观。于是，我便对同事说：“你爸看起来非常乐观，很开心。”他父亲听到我对他的这一评价后，说：“一户人家，一天当中一定要有笑声。”这句话，至今回响在耳畔。

时间一晃，十多年过去，一次作协去所前采风，那天正好下大雨，也是杨梅成熟时节。这次我们来到了名声在外的杜家村，车子在村中沿山而行，我们望着窗外雨水浇灌过的成片成片的杨梅林，林间有缕缕云雾缭绕，仿佛来到了桃花源。有两三个村民冒雨采摘杨梅，在路边售卖，同行的一位诗人买下了一篮，还带着魂灵儿的新鲜杨梅，让我们一起品尝，虽然现在杨梅在城区多有售卖，这时节家中也吃了好几回，但这刚采下的就是不一样，吃进去那份香甜，是道不尽的美味。果真，如三十年前那位老家在所前的同事所言：“真正好的杨梅在杜家村！”一方水土养一方杨梅，同一个所前，杜家的杨梅还真就不一样。

时间一晃，十多年过去，一次作协去所前采风，那天正好下大雨，也是杨梅成熟时节。这次我们来到了名声在外的杜家村，车子在村中沿山而行，我们望着窗外雨水浇灌过的成片成片的杨梅林，林间有缕缕云雾缭绕，仿佛来到了桃花源。有两三个村民冒雨采摘杨梅，在路边售卖，同行的一位诗人买下了一篮，还带着魂灵儿的新鲜杨梅，让我们一起品尝，虽然现在杨梅在城区多有售卖，这时节家中也吃了好几回，但这刚采下的就是不一样，吃进去那份香甜，是道不尽的美味。果真，如三十年前那位老家在所前的同事所言：“真正好的杨梅在杜家村！”一方水土养一方杨梅，同一个所前，杜家的杨梅还真就不一样。

时间一晃，十多年过去，一次作协去所前采风，那天正好下大雨，也是杨梅成熟时节。这次我们来到了名声在外的杜家村，车子在村中沿山而行，我们望着窗外雨水浇灌过的成片成片的杨梅林，林间有缕缕云雾缭绕，仿佛来到了桃花源。有两三个村民冒雨采摘杨梅，在路边售卖，同行的一位诗人买下了一篮，还带着魂灵儿的新鲜杨梅，让我们一起品尝，虽然现在杨梅在城区多有售卖，这时节家中也吃了好几回，但这刚采下的就是不一样，吃进去那份香甜，是道不尽的美味。果真，如三十年前那位老家在所前的同事所言：“真正好的杨梅在杜家村！”一方水土养一方杨梅，同一个所前，杜家的杨梅还真就不一样。

时间一晃，十多年过去，一次作协去所前采风，那天正好下大雨，也是杨梅成熟时节。这次我们来到了名声在外的杜家村，车子在村中沿山而行，我们望着窗外雨水浇灌过的成片成片的杨梅林，林间有缕缕云雾缭绕，仿佛来到了桃花源。有两三个村民冒雨采摘杨梅，在路边售卖，同行的一位诗人买下了一篮，还带着魂灵儿的新鲜杨梅，让我们一起品尝，虽然现在杨梅在城区多有售卖，这时节家中也吃了好几回，但这刚采下的就是不一样，吃进去那份香甜，是道不尽的美味。果真，如三十年前那位老家在所前的同事所言：“真正好的杨梅在杜家村！”一方水土养一方杨梅，同一个所前，杜家的杨梅还真就不一样。

## 梅雨漫漫涨夏池

文/吴建

“黄梅时节家家雨。”每年的六月份，正是梅雨时节，雨像扯碎的珠子，一串串滚落下来，一下就是三五天。

曾经那段日子，早上醒来睁开眼看到的是雨，晚上又是伴着雨声入眠，天天下雨。村野浸在水中，房屋泡在雨里，无声地呈现出自然的威力。家家屋里发着霉，味儿重；气也不顺，烦躁、心焦。大雨滂沱，道路若河，衣物发霉，汛事不断，身处此境，能不烦恼吗？然而，我对梅雨却情有独钟。

儿时居乡下。家家大多数是沿河而建的青色小砖房，房间虽然前后各有两扇窗户，但木格窗太小，下雨天和夜晚差不多暗，于是房顶的前半面配以两片玻璃明瓦，弥补采光。白天，阳光从明瓦上直射下来，屋里暖意融融；夜晚，月光从明瓦上漏下来，屋里朦朦胧胧，颇富诗情画意。最让人惬意的是，每逢雨天，不仅雨点击打青瓦声如银铃，且从明瓦中可以看到雨水在瓦上淅淅流淌，身在小屋的人也就有了在雨中亲近自然的福气。连绵的梅雨时而倾盆而下，时而稀疏纷飞，那雨声也各有情韵。雨势急骤，声音就慷慨激昂，如万马奔腾，雄浑激昂；雨势减缓，声音也弱下去，如同奏响的一支支小夜曲，轻吟浅唱，温柔地沁入你的心，像暖春时节耳边的轻风。房顶的瓦呈青灰色，敲打起来清脆悦耳。瓦片似乎是专为雨设置的，它们尽职地演奏着，或有编钟之声，或有琴瑟之声，或有竹笛以及排箫之声，夹杂其中的雷声，犹如震撼人心的鼓点。身临其境，绝不亚于欣赏一场气势恢宏的古典交响乐。屋檐离地约三米四高，墙根铺两排青砖，以防雨水浸泡侵蚀墙基。雨天，密密的雨丝或硕大的雨点，给成排接龙的青瓦梳理成粗粗的雨线，飞流直下，洒落在砖块上，击落出“大珠小珠落玉盘”的美妙音响。雨线汇成一条条小溪，匆匆地向院外的

小河里流去。小河就像一位慈祥的母亲，轻拥这些可爱的孩子入怀。

曾记得，梅雨时节，家乡的河里都要涨水，正是鱼儿欲上时。父亲总是喜欢拿着网兜，我则是提着小桶尾随其后。站在漫溢的水边，看父亲往河里撒网，我心中就默默祈祷能多捕几条活蹦乱跳的鱼。网口慢慢提出水面了，看着网里果然有鱼在跳跃，我欢畅得像鱼儿那样蹦跳，忙不迭地抓住网里的鱼往桶里扔。那些天，几乎顿顿有鲜美的鱼汤喝，小日子过得甬提有多甜美了。那时家境贫寒，除了过年，平时想吃鱼，唯有此时了。梅雨天最大的享受还是和邻家的小伙伴一起偷摇他家的小船，到河中采荷。初夏时节，“小荷才露尖尖角”，而那“尖尖角”却是最清甜的，有荷的清香。我们边采边吃，雨水无言地打在我们的欢乐上，真有无尽的野趣。

在雨中悠然而行，呼吸着新鲜的泥土气息，别有一番情趣。独自一人撑着雨伞走进故乡的小路上，犹如戴着望舒笔下的那位丁香般的姑娘。雨很有节奏地敲打在我的伞上，像是古代仕女悠然弹奏着古筝，一曲曲婉转的旋律，温柔地萦绕在耳畔，雨中人心中便漫出不经的情意。偶尔有风将雨吹落到脸上，凉凉的，感觉舒畅极了。脚边不时有几只青蛙爬过，好像它们也在寻找雨趣。

梅雨时节，故乡几乎每天都沉浸在迷蒙的烟雨之中。蒙蒙的湿气蕴染了每个角落，像一幅水墨丹青，浓抹淡描，勾勒出故乡小桥流水人家。远眺，农人们披着蓑，躬身一片银白的水田插秧；牧童戴着斗笠，悠然地骑在牛背上放牧，多美的一幅“青箬笠，绿蓑衣，斜风细雨不须归”的田园胜景啊！

梅雨季节，雨一直下，一声声，一缕缕，散作万千琵琶语，芭蕉绿，樱桃红；湖光浅，箫声重。思乡的人儿，乡愁浓，思念重。

## 一枕蛙鸣入梦来

文/申功晶

“一听到雨蛙的鸣声，我心里，忽地装满了月夜的景色。”——川端康成。

我有多久没听到蛙鸣声了？

记得四五岁时，我家隔壁公园有一个荷花池，入夏，池塘里的“荷事”胜极到难管难收的地步，此起彼伏的“咕儿呱——咕儿呱”响彻天地间，我倚着栏杆，探出小脑袋，仔细瞅去，一只绿黑条纹的青蛙蹲踞在荷叶上，怒目圆睁，腮帮鼓鼓，俨然一副睥睨天下、霸气侧漏的王者气概。一如开国领袖诗中所说：“独坐池塘如虎踞，绿荫树下养精神。春来我不先开口，哪个虫儿敢作声。”妥妥成了一方池塘里的“万虫之王”，我俯身从地上抄起一粒小石子，看准朝它掷去，只见它两腿一蹬，立马消失得无影无踪。我犹自不罢休，继续寻找下一个“目标”，倒不是我和蛙之间结了梁子，只因独生子女的童年太过孤单，不得不“与蛙共舞”。

上了小学，一天放学，看见弄堂口站着一位青年男子，脚下搁着一个装满青蛙的网袋，他冲路人吆喝：大婶，来点蛙肉尝尝鲜，葱炒油爆，好吃的下酒菜！然后从网袋里拎出一只只活蹦乱跳的青蛙，过完秤，麻利地剥头、剥皮，地上一片鲜血淋漓的狼藉，无头青蛙仍不停抽搐、痛苦地扭动着残躯，看得我触目惊心。我忽然想起老师在课堂上讲过，青蛙是益虫，是田间卫士，捉害虫的能手，是农民伯伯的好朋友。于是，我朝前走一步：叔叔，青蛙是益虫，你贩卖青蛙，是犯法的！孰料，那青年目露凶光地盯着我，吓得我倒退两步。此时，耳畔响起一个清脆的童音：警察叔叔，就是这里，有人贩卖青蛙！一位白哲清秀的少年分开人群，后面跟着一名穿制服的警察。蛙贩灰头土脸被警察带走，临行之前，他扭过头，狠狠朝男孩瞪了一眼，少年却毫不惧怕：你下次再贩卖青蛙，我还报警！看着他亮晶晶的眸子，顿觉正义感爆发。网袋里剩下的青蛙获救了，一时之间，男孩也成了我心目中脚踏七彩祥云的盖世英雄。

大学毕业，我去了一个偏僻乡村支教，从学校到宿舍，要走一段“野路”。乡村的夜晚，静得出奇，也黑得出奇，除了头顶一点零零碎碎星光，周

遭黑漆漆一片，不见一丝灯光，亦不闻半点声响。小路两边是一丛丛灌木，稍有风动，影影绰绰，形似鬼魅，此刻，山上传来猫头鹰“咕咕”叫声，我惊得浑身汗毛竖起，从小听过的鬼故事应景地浮现脑海，我想大声唱歌，又怕歌声招来心怀不轨的坏人。进退两难之际，不远处传来熟悉的“咕儿呱——咕儿呱”声响，是蛙声！从起初零星的一两只“情歌对唱”，到数只“小型合唱”，再到此起彼伏、络绎不绝的“大型团唱”，划破了乡村的静谧。倘若放在平日，这杂乱无章的聒噪必引起反感乃至厌恶。但那晚的蛙鸣，打破了乡村夜间恐怖诡异的氛围，宛如一曲天籁之乐。古人说：“蛙声篱落下，草色户庭间”，有蛙鸣的地方，便有灯火可亲的人家，想至此，一颗悬起的心落下来，一路平安顺利回到宿舍。

又过数年，那是一个高考季，我在网络上看到一条新闻，某小区晚上蛙声一片，为了给考生“消除蛙噪”，某位家长将消毒液倒入池塘，毒杀了一池青蛙。读罢，愤慨中掺杂着些许心痛，家长关心孩子无可厚非，但为了消除杂音而滥杀无辜，大有“睡不着觉怨枕头”的感觉。古人说“身居闹市好读书”，反观现在温室里被呵护长大的孩子，稍遇风雨，略经挫折，便不能坦然处之。须知，世界原本就非一块净土，欲除烦恼无我，何不顺其自然让考生体验一下“身在乱蛙声里睡，心从化蝶梦中归”，人与自然和谐的妙境。

又到一年“黄梅时节家家雨，青草池塘处处蛙”，我的家乡，一座被称为“鱼米之乡”的城市古城，近年来，“鱼”和“米”消失在城市工业化大潮中，在钢筋水泥的包围中，连蝉鸣也鲜少听到，更甬提“何处最添诗客兴，黄昏烟雨乱蛙声”了。我平时工作繁忙，压力山大，很是怀念那个“草深无处不鸣蛙”的时代，于是，我把手机背景音乐设置成蛙鸣声，那晚，我枕着蛙鸣，睡得香甜，梦里，有“青草池塘处处蛙”，也有“稻花香里说丰年，听取蛙声一片”……

